



東谿集
卷三

傳說銘贊題
跋

六

16
2360
3



和
2360
6-3

東谿集卷之五目錄

樂樓齋

傳

南重河傳 壬寅

賣粉姬玉娘傳

烈士洪霖傳 庚戌

烏圓子傳 壬子

金流連傳 癸丑

外祖母 贈貞敬夫人李氏傳 甲寅

朴將軍傳 丙辰

李叅謀傳

東谿集

卷五

目錄

韓山
李滄
李滄
李滄

說

不苟說 癸巳

倭驢說 庚子

張公藝百忍說 辛丑

一竹翁說 乙巳

會之字說 辛亥

李採字聖博說 癸丑

蓮輪說 丙辰

易說 丁巳

大學說

中庸說
銘

惺惺喚心杖銘 癸巳

夢琴銘 戊戌

慕顯齋銘 庚子

鏡匣銘

龜巖樂窩銘 辛丑

書筭銘 癸卯

梳室銘 甲辰

靜勝熱銘 庚戌

南氏短劍銘 壬子

華伯家所藏 寧陵御硯銘 甲寅

東谿集卷之五目錄



東谿集卷之五

傳

南重河傳 壬寅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南重河字潤卿故相春城府院君以雄之孽孫少時家故饒挑蕩無拘檢嗜酒好色昏夜徵聚無賴少年挾妓樂羣馳逐至為金吾所鈎距幾受棍困廼釋不文不武白頭漫浪者數十年貲益散家徒壁立妻孥竭力女紅給朝夕而不能東西乞債債券丘山積債主迭往來督蠟毛附身君則詡詡笑拂衣出門去尋酒朋極飲酣呼已則舍而之他非寢食無移晷在其

家時也然所取人多澹泊不營名利如已性者其人
或貧不設酒卽清坐相對有言卽言否卽睡吾家以
親戚故素昵而與余兄弟尤相愛居又隣比日相從
余常讀書倦應對君至則輒枕肘橫卧於側以睡睡
又瞽肉麻左右易以休數三易而日已暮矣余兄弟
每戲謂今日睡幾瞽耶又戲號爲裹皮睡君亦怡然
也君旣窮窘甚而不問家有無平居不見有蹙眉憂
歎之容嘗闔家癘疫不通人三日不舉火家人僮不
能興君廼負手逍遙于庭若常日俗益尙矣一世逐
榮利若狂雖饒於衣食無資地可因者無不芴抵巧

鑽奴顏婢膝以幸拔身計君顧名家世蔭可扳聯進
取而一往浮遊不自敦率不一迹形勢塗以齟齬老
相見憐長者率以庸懷激開君君但笑曰貧富窮通
命也不可幸而致均之不可致歟與其戚戚而勞毋
寧優優而安死生亦由是已生不可悅而就死不可
惡而避故吾心安焉無所累也吾平生喜飲酒與色
若使我日有三大杯酒入腹一佳冶女在傍卽樂而
死可也又嘗謂余曰吾少時性最卞急不耐中年忽
覺意思平緩於一切世事脫然無固必心耳嗚呼古
之列禦寇莊周所吃吃稱有道之人不過如是矣豈

東坡集
貴耳賤目者所識哉祖父涖禁營以君爲教練官後
例調越松萬戶金有慶之尹濟以幕裨從察其廉特
差團練使往瀋陽是役也例多得金賄君以頒帶往
輿臺者不自贖金益賢之其爲海西伯亦與俱焉明
年請告歸京病脹死年五十九病方革余往視之氣
喘喘眼光已落日我其死矣余曰頗畏死乎矧然笑
曰不畏不畏但一女未嫁而死無以掩體稍介介耳
越三日逝余馳往哭之哀棵一衣始君多技巧號識
物家舊多寶玩晚蓋鬻之盡獨留孟榮光畫扇一寶
劍一劍卽春城所服嘗曰雖餓死終不鬻是審子孫

不能守也則寧以自殉也間托余作劍銘久而未果
今追成之曰君身不自以爲有劍於何厚人失之人
得之奚南氏之獨私君死未知其家尚不鬻否而銘
雖賊誰復勒之祇以踐九原之約爾
贊曰維古至人不生而悅不死而禍入水不溺蹈火
不炙乘雲氣騎日月徜徉乎天下庶幾南君聞其風
者三週不炊不爨以歌彼其不知羣朝爲悞誰有悞
者而悞昏夜不哀其乞以底凍餓卽君之悞可警世
也三杯醉倒萬事幻化神馬尻與一任浸假吁嗟南
君吾其無奈

賣粉嫗玉娘傳

余讀古書至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已者容未嘗不廢卷流涕也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夫爲一人之死廢千古之妙音彼其所與者深耳故士有辭兼金之賂而死片言之諾何則薄感恩而重知己也昔竊政與嚴仲子非有平居相敦信朋友之雅而得於逆旅之聞卒然奉觴爲壽委報仇之任其望疎矣政也旣讓其金告之以政身未敢以許人則雖隳然而已天下誰譏之哉乃慷慨杖劍相從決百年之命以快人睚眦之小忿者爲其知己之深而許心之

素也死生大矣人之欲惟陰陽爲甚婢妾無俚猶能捐軀於感奮而烈士貞臣乃或撓志於隱密故蘇武羝牧厥有胡婦邦衡九死尚眷黎渦况於委巷之人婦人女子之愚無知乎余聞賣粉嫗等事可異焉貴粉嫗者京城人婢也少時有妾首隣之子有悅而詭者不應從而脅之嫗謝曰吾故賤窳墻穿穴卽死不爲也吾有父母在若卽不捨吾求之吾父母吾父母許而事諧隣之子退而具幣造嫗父母而請焉嫗父母不聽於是思慕鬱悒成疾以死嫗聞之而泣曰是吾殺彼也且我雖不沾身於彼我固心許之彼卽死

吾心可改乎夫人慕悅我至於死我則負人而他人
歡是圖狗彘不食吾餘矣乃自誓不嫁賣鉛粉爲業
以老今已七十餘

玉娘者鍾城女子而內寺婢也北路號多佳冶玉娘
尤以殊色擅性喜書史其家富聚書至多平居左右
緗帙魚鱗比已則寢處其中不出戶邑中有儒生少
年能文辭嘗作歌詞一篇試投之三娘顧歎其才情
和而謝遂相與唱酬久之生微及縉繆之意玉娘喟
然歎曰得此生托終身足矣復何求遂告父母與約
婚未及期生遽歿玉娘痛傷爲之守寡待生親戚盡

婦道李載老北人也親見其事爲余道之如此雖其
初不以正自持不如賣粉嫗之莊而彼亦知所擇從
矣夫不更二夫廼烈女之極致卽守尺寸之約而廢
人倫之重者未知古有是而並一世而二焉班氏
稱婦人貞信不淫辟豈士風固然哉玉娘情婉而節
潔也

外史氏曰吳季札使上國道過徐徐君欲季札寶劍
季札心知之使還徐君已死於是解其劍繫之墓樹
而去從者曰徐君死尚誰與乎季札曰不然始吾心
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後世皆多札重信而輕寶

嗟乎人身之可寶豈直一劍而已哉而迺以予之死者而不惜抱孤節以終老豈非難哉豈非難哉余悲其事有類於梅月翁河西者故著焉

烈士洪霖傳

庚戌

趙子曰余經戊申之亂而悲世之號爲舊家大族世受國厚恩者陷於黨論反覆沉迷流弊至於叛君父身蹈惡逆而微賤無識草莽之人迺反不失其秉彝之天彼其平日讀聖人書抗唇舌談天下義理使與若人齒不耻於色則怒於言矣今其膏血腥穢不足以飽若人之畜犬豕豈不痛哉都巡撫之出師也有

珍山御營軍金愁骨伊者老而病且死王將愍焉強之歸奮曰吾祖死於險川之役踵吾祖而死王事吾願也今以老且病歸何以見吾祖於地下涕泣不肯去事平 上聞之賜號忠義軍湖西人有投賊爲鎮川縣監者將上官過其子婦宿婦夜灑掃盛備饌觴其舅曰竊聞大人以榮宦行敬舉此酒賀因僞問曰大人遠處田野何以得此恩於朝廷也舅曰非然也方今朝廷亂而草昧英雄叛吾幸而同事故爲此官曰夫叛國者名爲逆賊大人之官乃賊授非朝廷授也妾聞爲逆者誅赤族之禍今至矣雖欲長侍大人

得乎妾請先死敬復舉此酒訣舅低首良父大悟道
去不赴茲豈非所謂不失其秉彝之天者乎若洪霖
之名不在於朝籍錄錄編禪之列與主將無雅素倚
信腹心之義而一朝遭患難捐軀命以酬蹈白刃而
不悔尤卓犖千古矣

洪霖者初名震南陽人父僉使受命嘗爲兵曹堂上
軍官時金清城爲判書方調柙堅逆節知受命沉密
可仗召與計事有所屬受命謝曰固知今日辭而明
日死然此非小人所能也死不敢奉令且將有令湯
火不辭職也焉有不職而處幕下乎遂歸家卧終以

是軾軻死霖爲人纖弱拙潔而內性剛也事母孝家
貧養匱無苟得意嘗寄客義城衙中掌庫藏文簿義
雄邑也處之三年不以一毫自贖非所管未嘗言及
官事李鳳祥之出鎮清州也有薦霖廉潔以幕禪隨
時上之三年丁未也逆賊麟佐等潛伏州境交通
畿嶺養死士磨礪機牙日夜伺釁清州節度重藩兵
械錢糧備據之則可以威遠近爲資地賊信信旁睨
先爲蜚言言南寇且發以繹騷中外洶洶也鳳祥旣
狃故不之信且恐設備而有煽動軍情毀人來言者
斥不納所親信裨梁德溥州人締交賊約以內應與

東溪集
其所私妓越女間鳳祥寢處動靜以報賊戊申三月
乙丑賊僞爲送葬以喪車載兵器藏州北藪流入城
中是夜風雨昏黑乘鳳祥睡熟叫噪犯營德溥開門
引之諸裨軍校雉兔竄時霖守工庫在營外聞變急
起奪從卒戰笠戴拔劍趨入營妓之同眠者名海月
驚惶抱持曰變不測奈何獨入死地霖罵曰主將危
矣我有七十老母不顧而死豈爲若言不死耶推之
而出門閉矣撤其壁十指皆血庭中劍戟如束咆聲
動天地索兵使急霖直入大呼曰我乃兵使也賊執
焉有認兵使者曰非兵使舍之已而得兵使於營後

竹林中將斬之霖走伏兵使上曰我乃真兵使也賊
捽去起而蹴賊奪其劍擊數人賊前縛之誘以利使
降瞋目曰若賊耳我豈降若以求活耶賊以劍亂斫
斫輒劫以降罵愈狠賊皆嘖嘖曰此忠臣也卽欲無
殺恐傷我故殺之然事成當錄汝後嘻曰我故無子
卽有之我子豈爲而叛賊用耶遂死明日海月與其
母乞于賊以屍出歛之殮于城外賊平歸葬豐原君
趙顯命筵白霖立謹狀請褒之上命贈嘉善大夫
戶曹叅判旌其閭給其母米布海月有娠霖死之數
月生子豐原復白上免賤霖無子是歲其妻又舉

竊一歲遺腹三丈夫子君子謂有天道焉德溥既納
賊爲導以害主帥賊賞其功許越女免賤作公文大
署大元帥押賊敗逃匿被執男女同斬於清州街鬻
解之諸裨之逃散者并論罪
趙子曰余至清州好尚邑隸軍校言變亂事人人殊
至於霖萬口一談皆爲咨嗟流涕及言德溥又無不
戟手以罵者嗟乎彼面貌同職任同乃其所報於主
者若此之異何哉抑天之生德溥所以益彰霖之烈
也余覽外弟李彝憲所爲霖傳又得其平生詳彼其
初孱弱人也臨亂卒能辦大節云

烏圓子傳 王子

烏圓子姓苗氏史失其名不知其所自出或曰山君
之裔也或曰堯時三苗氏之遺種也有相之者曰是
虎頭類班定遠當食肉封侯少爲羣盜推埋劫掠閭
里間烏圓子雖禽獸行乎性馴親附人人亦愛撫之
時子氏之族作亂穴人墻壁發人府藏天下苦之皇
帝震怒命將吏設機調捕子氏學齊景公兵法夜行
晝伏終不得其要領皇帝聞烏圓子有爪牙材募使
討之烏圓子距踊三百曲踊三百曰此吾任也平日
嗜肉及有是命奮曰昔岳鵬舉喜飲酒而約與諸軍

至黃龍塞痛飲吾亦滅子氏喋血而後食肉也遂進
大戰殲其族焉皇帝大悅下詔曰皇帝制詔丞相御
史比者子氏縱橫徒黨寔繁乘暮夜無備探囊胠篋
在處竊發宇內騷然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乃茲
苗某厲齷矚目肉視乎彼始匿其形終鼓其勇鷹揚
如師尚父一舉而執渠魁再舉而清巢穴餘者震驚
俱鳥獸散朕其自今紆宵衣之憂民其早寢晏起無
鷄鳴犬吠之警朕甚嘉焉夫祈父稱爪士江漢美虎
臣朕甚慕焉其拜苗某爲執金吾行大司寇事爵烏
圓子比關內侯其所俘獲悉賜之俾食肉寢皮以快

其心於戲猛獸在山藜藿不採不以無盜而養不捕
之臣爾尚蓄銳奮威毋若乃祖有苗之頑而饕餮焉
同時有韓盧者亦以軍功顯與烏圓子等列烏圓子
爭功不相能面折之曰子功狗也然烏圓子禮遇殊
絕賜上殿不趨旣卒祭于蜡烏圓子善測候常以瞳
子開闔分子午叩西鼻冷煖驗陰陽之至其天姿絕
異於人如此性儉一毛裘終身不易顧陰賊著於心
卒發於睚眦常矯制殺絳冠子人以是短之

太史公曰烏圓子之於山君蓋具體而微者也當其
掀髯一呼蒙臯比而先登也鼠竊者皆靡何其壯也

世乃與乘軒之鶴開府之鷹同譏冤矣且以義府之陰賊號爲李苗則略其功而揚其過多見其擬不以倫矣

楮先生曰烏圓子戰功偉然以有禽獸行史臣抑之但述其詔制用衛霍傳例甚非所以褒功紀實之意也今錄軍事奏以見其概曰臣某言臣仗陛下威靈整飭兵戈在路秋毫毋犯徑抵賊境賊聞臣威聲戢伏巢穴馮恃奧隘運木石塞其衝口臣駐札衝外揚塵耀武裸身辱罵賊愈自匿不見影響臣竊計以爲若深入重地搜捕剿滅不惟地形

未諳蹊谷幽暗急卒難攻易致駭竄且其衝口狹窄難容大衆進退失便誠有狼狽之憂不如誘引使離其巢然後擒之爲合兵機是以收鋒僞若退師啣枚摘鈴設伏以待賊始狐疑登壘四望已而糧盡潛出剽掠臣掩其不備颺奔電掣親搏其魁偃擒於陣前乘其洶撓土崩直禱巢穴獲僞內子晏氏僞太子奚其餘殘黨皆拱伏悲啼臣惟獸心獷詐終不革面母俾易種以長猖蹶並其赤子糜碎無遺膏血狼藉妖塵廓清臣折衝尊俎之間行師衽席之上不日獻馘兵革無虧斯皆賴陛下指

夏
授社稷洪福臣某知免罪戾誠惶誠恐謹奉表以
奏

金流連傳 癸丑

金流連者金城民家也以富有鄉里名爲人好振施
有以乞丐來者母問多少具食食之厚爲資以遣乞
丐轉相誇告歲饑來者益衆衆至空一村遠或千里
襁至爲廣堂長廊鴈序列之已側席坐其下與同食
有餘飯不足粥其豐薄美惡皆與之等也乙丙之荒
人之往湖南者往往見木碑植於路頌流連有盜四
五十人聚渠帥令曰今日取金流連下坐者進曰流

連富而仁者也吾儕未溝壑多此人力背之不祥帥
曰信乎曰請詰朝文往乞之不信則武取如其言而
後服邑當賑出空名帖授流連使輸粟流連曰饑民
吾自粟之吾賤人也資級非吾事也敢辭強之不肯
怒而杖之終不肯邑例鄉廳私有收於富民免軍役
公稅而錄之案號曰鄉外視凡民尊有等富民皆利
之鄉廳召流連將錄案流連謝曰吾賤人也敢辱家
乎峽俗慳且陋賒以財周親戚如割肌膚與路人輒
指流連爲異物以故聲譽不達於官長權一衡信卿
方爲邑令晚始聞奇之流連年已八十餘矣以馬迎

致流連惶恐不敢騎牛徑來謁信卿預爲具盛設
禮貌之且親錄其名於鄉外母令鄉廳私役屬焉流
連再三辭不獲觀察使出巡過金城信卿爲言流連
宜有以薦寵厲峽俗觀察使立召見出檄爲管裨益
惶恐伏地辭觀察使勅禮吏掖新裨將出具羽笠鞞
袴佩弓劍禮謁遂使乘駟馬前導固辭曰賤不習於
騎且老病必墜死爲道塗笑也使赴營亦不肯流連
有妻不順其所爲出之久而悔責遜謝乃還每當炊
使婢出覘客幾何而已

趙子曰有所爲而爲之謂利無所爲而爲之謂義義

惟君子難之况鄉里小氓乎古語云五經之表復自
有人信哉昔齊使至趙威后進而問之曰鍾離子無
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
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
業也業者職業也若流連者可使之業也已

外祖母 贈貞敬夫人李氏傳 甲寅

外祖母 贈貞敬夫人全義李氏考黃海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諱萬雄妣達城徐氏貞慎翁王之女夫
人歸吾外祖父贊成公爲閨闈知己者四十年而贊
成公卒時 端懿后已嬪于 震邸家事日艱大矣

夏奚集
繼而子議政公內外孫青恩公下世夫人於贊成公
喪既嘗啜粥二年疾毀逾制又薦遭逆理之戚益痛
寃以生爲讐而官闈之策應門戶之經紀御悍僕而
撫孤孩者其責萃於一婦人之身每深夜聞寂手搥
壁而口號天兩聲相低仰以達曙暇則日舉前世后
妃家覆敗之轍及贊成公平日所以謙慎畏約者以
教詔婦孺家人凜凜若有迫朝夕不測之憂卽不肖
輩私自甚之孰知身後十年之間第宅爲墟瓦礫荆
榛慘目而不忍過哉夫人器識弘偉治家勤力其天
性也贊成公墓道幽誌之埋顯碣之刻皆親自拮据

營之又行大舅忠靖公延諡禮聞者悲之不肖兄弟
皆育於外氏贊成公之喪龜命適五歲贊成公所以
待夫人者蒙駭未有記獨念侍夫人語於聖賢事業
古今治亂之迹及贊成公之世朝廷議論之關涉大
體者無不指陳源委劈畫是非如親履其境痛切而
可悟然後知贊成公之於外事必入而與夫人揚摧
其以國器見推於儕友終始其令譽者蓋資於內助
之功爲多及見夫人弟吏曹叅判徵明內兄領議政
文重弟禮曹判書文裕姪領議政宗泰贊成公甥吏
曹叅判李廷謙從甥領議政李畚姨弟南溪君洪璠

夏到集
每過省夫人輒歎咤世道語更僕移晷不但修闔門
常儀而已然後知贊成公之與爲閨闈知己者非私
於琴瑟之宴好也夫人壽七十六以戊戌卒惟一女
卽吾先妣議政公其所後子也

贊曰余以所覩聞當世有三女士焉安定羅淑人吾
嫂之母也曠襟高韻所謂有林下風者吾伯姑恭人
左規右矩合乎中庸先君子稱之爲聖女若夫人博
大揮霍有詘天下丈夫之氣然而夫人與伯姑俱無
子伯姑晚而廢視夫人平生禍釁如此豈婦人之賢
者故與命不相會歟又皆壽登八表是天所以報施

以又成其德俾長令聞于世也歟

朴將軍傳丙辰

外史氏曰人臣之節莫大於殉國人君之政莫先於
褒忠褒忠之典與其失於不及寧失於過其流弊乃
驅世而死於節耳爲國者顧亦何憾矣

朴永緒星州人也上世侍中天祥事高麗恭讓王國
亡父子殉之莊陵死節臣彭年其笏祖也父而絢當
壬辰倭亂起布衣倡義討賊不克死褒贈工曹叅議
表其閭永緒少英雋善騎射事親孝以武舉監沃溝
縣最十考擢通政授昌城府使益以吏治著天啓甲

子副元帥適發兵叛關西直趨京師鋒甚銳都元帥
歛兵不敢擊永緒時爲先鋒奮願躡其後遂與南以
興鄭忠信各提偏師追及於黃州新橋合戰兩軍先
潰永緒躍馬大呼馳入中堅取適馬蹶爲賊所擒永
緒瞋目叱適曰朝廷封汝府院君授汝副元帥何負
汝叛耶吾所以爲汝擒者馬也拔所佩劍斬馬首適
惜其勇欲降之適將韓明璉雅重永緒誘脅百端終
不動乃祿而反縛之坐幕外天寒肌肉瘃裂明璉夜
起提貂帽加其首曰孝源良自苦今日從我大司馬
之任非公而誰永緒掀首抵帽於地曰此頭今卽斷

矣毋以賊貂溷忠臣頭也明璉大慙而退賊軍戒男
者與永緒同里閭使進一甌水以救渴永緒躍起感
之罵曰爾爲賊兵敢以水飲我乎因大呼曰吾旣陷
於汝恨不整粉汝骨速殺我我魂魄當誅汝矣適怒
甚縛之柱使降倭亂斫體無完膚而罵不絕都元帥
得自賊陣跳者驗問甚悉以狀聞 仁祖臨朝歎惜
特贈兵曹叅判致祭旌閭其後死適難者多引永緒
爲重其褒贈或過之永緒後孫微弱朝廷大臣未有
爲白其屈者今 上乙卯京畿公洪全光慶尚四道
儒生上疏訟之方議加贈賜諡或者猶斷重其賜

諡四世孫宗厚時在京師間謁余曰禮失而求諸野
請爲傳以伸之百世

外史氏曰安祿山之反唐之忠臣惟顏杲卿張與張
巡爲最烈與之擒也史思明誘之曰將軍真壯士能
與我共富貴乎與曰與唐之忠臣無降理今數刻之
人耳杲卿罵祿山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
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汝而叛我爲國討賊
恨不斬汝臊羯狗何不速殺我巡城將破西向再拜
曰臣力竭矣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永緒拒賊似與罵
賊似杲卿願爲鬼殺賊似巡永緒非讀書摸古人者

而集三人者之烈而暗與之符如此豈非所謂卓卓
者乎始杲卿以譖無褒贈因其弟真卿泣訴贈太子
太保諡曰忠節今永緒雖有褒贈亦以無板聯氣力
抑之諸死事者下宜其子孫之以爲冤而士論之
而益訟也雖然忠臣之死豈爲是區區者而是又烏
足輕重其節哉

李叅謀傳

李尚載字文舉富平人大父繼祿官兵曹正郎壬辰
之亂起義兵與李廷諤嬰城固守父德一爲光海時
諫官不樂於朝出守益山郡死於官尚載篤於孝弟

東坡集
以詞藝名尤喜讀兵書曰時有緩急士不可不知兵
舉明經爲承文院著作以不能與時俯仰補忠清道
金井察訪時國家與北虜構釁尚載至官簡馬乘括
適卒爲備丙子冬虜入寇 仁祖幸南漢報至尚載
北望痛哭觀察使鄭世規將赴難知尚載善射習韜
略檄爲軍叅謀尚載得檄馳往見世規涕泣盡軍事
世規感激遂委以大小機務尚載治軍整暇甚得宜
每令下士卒皆服曰是必李叅謀策也進兵至水原
山城時虜兵三十萬號百萬方圍南漢尚載與世規
議曰我提孤軍二千犯勁敵其勢必立破無益於國

不如退據險阻觀勢而進移師次陽智乃曰 獻陵
與南漢近樹木密可匿兵據之取京倉粟兵食可足
遂逾彌峴至險川日暮將士皆罷乃陣北麓下明日
昧爽虜從後襲擊我軍皆烏合不知戰後陣先潰營
將崔震立死之尚載詣觀察帳中曰事至此將奈何
世規尾尚載令避尚載奮曰公何發此言也與公同
死此耳卽起趨出帳解印授驛卒曰此公噐可善護
俄而大陣潰尚載大呼曰今日一死走可避乎男兒
寧無殺一賊膽氣耶敗卒稍稍聚尚載登糧積上巒
寺射賊矢不虛發所殺傷甚衆賊不敢近流矢中胸

及肩自拔鏃射如故矢既盡虜又射之中頂始仆有驛隸一人不離傍抱矢以繼之尚載死投積尸中以免述所見如此云尚載弟在家聞尚載從軍撫膺曰軍若敗兄必不苟生虜退自往求尸又不得忽夢尚載見曰吾足寒矣仰視血痕自頂流至鼻後聞其婦家奴得尸已藁葬啓視之一如所夢者

外史氏曰險川之戰將三叅謀一別掌軍務二審藥一出身從者一百四十軍二千四百三十二人無一人免者使皆如李叅謀言殺一賊而死豈遽至是哉走果可以避乎不走者以走者殲可悲也哉此其咎

士不素練而親上死長之義蔑也李叅謀小年書生能激厲以就大節奇矣叅謀外裔洪應恒慷慨士也恐其事蹟久而泯沒屬余作傳傳之云

說

不苟說癸巳

聖賢之道止於不苟而已何如而謂之苟牽強補苴不能自然之謂也今有人於此學未至於孔子而每事動效孔子如燕居則欲其容申申也立朝則欲其威儀與與也與人揖則欲其衣前後襜如也鑿鑿而倣之拘拘而為之豈不髣髴其一二哉烏能如聖人

動容周旋自然中禮爲也其亦間隙百出瘡孔狼籍已矣夫公輸般之造機人也其耳目鼻口固與人同也其起居跳躍亦與人同也豈復如人之天機流動自有生氣也哉此乃苟與不苟之辨也善哉尹子得之言不苟之道無乎不在跪立者禮之末也而亦有苟不苟焉人情便於坐而安於卧久跪不勝其膝麻也久立不勝其足痿也今吾固嘗跪而立矣而跪不忘卧立不忘坐斯乃苟於跪立者爾必也跪不異卧立不異坐而後方可謂不苟焉耳蓋嘗推是說而求之爲人子而苟於孝則雖甘毳洗腆以爲養先意順

旨以爲歡而間而不掩其厭倦之色矣爲人臣而苟於忠則雖奔奏服役以致勤殫精竭力以致報而間而不禁其怠慢之意矣爲夫婦而苟於別則雖異柳分井以嚴其限晝外夜燭以謹其嫌而間而不忍其淫褻之私矣爲朋友而苟於信則雖質天地以申其約誓指松栢以喻其心期而間而不任其欺負之弊矣引而類之天下之事無不皆然苟之害不其大哉夫孝於父母而無厭倦之色忠於君上而無怠慢之意別於夫婦而無淫褻之私信於朋友而無欺負之弊古之聖賢不能加毫髮於此矣而其所以然也乃

由於不苟故曰聖賢之道止於不苟而已然聖賢之
所以至於不苟者何也以其真知此理之當爲而不
可不爲如好色美食之可欲而入火蹈水之可畏也
然則不苟之本其惟真知乎曩在己丑秋余夢見孟
子而樂正子侍焉孟子告余曰贈遺不可以苟辭辭
不可以苟色余覺而思之夫不能真知義理之當受
與當辭而一以辭爲是則其辭也必不能不苟矣其
辭也不能不苟則其色亦不能不苟矣理之難踰惟
辭受之際爲甚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夫子之勉戒我
者乃于是而諄諄則夫子之誨人也其亦切矣然是

說也非但爲辭受之義而發蓋將舉其一而包其餘
也夫子其欲警我以真知方進我以不苟之道以
引我於聖賢之門墻也歟懼余之魯莽昏弱不足以
稱之聊書此以識

倭驢說 庚子

河生澄大丘人也其隣有馬而形厖且矮不中騎欲
賣則又蹇不售者生歸三百錢試取養之逾年蹇旣
已而其材顧有異也騎而之京師踔七百里財四日
至焉凡入逆旅客之同休秣者皆旋視以爲異觀或
曰馬也或曰驢若騾也斷斷焉質之生生則故戲之

東谷集卷之六
曰是名倭驢買諸倭館者皆竦然問其價則故翔騰
之曰幾緡皆口唯請買則又故靳之爲甚惜也者皆
悵然而去及至京京之士大夫日相從其問一如逆
旅人生之答之亦如之於是爭買者相屬累十日不
止旣而生度諸人之真相信不疑也乃以實告皆撫
然媿其見欺自是立之廐終日客不復顧而去矣河
生曰世之好名而易欺也如是夫謂之馬也不之貴
而謂之驢也則貴之士之產也不之異而倭之產也
則異之是厖而矮者而冒之以倭驢之名靡然者唯
恐其不我賣也向使我如賤丈夫之惟利之視厭然

從其求而賣之有不永受欺者乎東谿居士聞之而
笑曰子獨不聞夫汧陽猪之說乎昔蘇子瞻聞汧陽
猪肉至美遣人買焉使者醉失之以它猪進與之食
者皆不知也大詫以爲非它產所及以耳食之患蓋
自古而然矣况厖而矮焉而其形信日馳數百里而
其才信不唯止於汧陽之名之可信而已乎雖然余
則以爲食之而實美則斯食之奚必汧之猪哉騎之
而實駿則斯騎之奚必倭之驢哉彼不但貴日馳數
百里之實而必以倭驢之名而買之者固過矣而其
懲於失倭驢之名而並與日馳數百里之實而棄之

東坡集
者尤見其陋也且夫是馬也誠有千里之能斯可名
烏騮赤兔矣有三萬里之能斯可名綠駟黃駮矣豈
特優驢之稱乎哉實之苟無所媿名或借倣而無嫌
故所謂烏騮赤兔綠駟黃駮者蓋多取諸上古良駟
之名而在於人也趙御冒王良之號盧醫假扁鵲之
聲當世顧不以假冒而謂之欺也由是觀之子未始
欺乎世而世亦未始受欺乎子也欺之實惟市之梔
蠟其鞭五萬售而一擊折者當之矣河生間屬余作
小說傳之故書此以示河生方以術技有盛名云

張公藝百忍說

代時曠兄作
辛丑

臣竊惟天下之事莫難於強莫易於自然強者有意
而力行之也自然者知其理之當然而循之而已也
今夫公藝之忍卽所謂強也旣曰忍矣則必其心有
所不平而意有所芥滯而以爲發之則互相乖爭家
道至於不和故隱忍而不發焉然則是其口雖忍而
心實不忍外雖和而中實不和也潛滋積漸之義安
知不有大難忍出而此心勃然而外發哉故曰莫
難於強夫九世之親其疏也至矣與塗人無異然而
邇其初則兄弟之分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雜然
而分羣然而異各痛其痛各痒其痒者同爲祖考之

身集
骨肉氣血也今夫人視焉而其目或眯走焉而其足或蹶執焉而其手或辟戾是固手足目之罪也而雖有至狠者未嘗怒其手足目也未嘗怒也何所忍乎而奈何同爲祖考之骨肉氣血而爲之怒爲之忍也哉此殺與不殺之異也惟知其理之當然則循之而甚易而不待於勉強故曰莫易於自然且夫人惟不自省耳苟能自省則人無有可怒者昔大舜以聖人之孝友處於頑父嚚母傲弟之間已豈有一毫未盡分者而父母弟之不仁至於欲殺已也則怨之之深而宜可以怒矣然而舜方負罪引慝烝烝不已卒使

父母底豫而象化於善則後世之爲人子爲人兄弟者豈有如舜之聖也哉不如舜之聖而親戚有不悅於已則是已之罪不可勝負而慝不可勝引矣彼何咎之有哉故羅豫章之言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母旣無不是則彼得父母骨肉血氣之分者亦豈有不是而以乾父坤母之義推之則天下之人亦豈有不是也哉故湯誥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此非強爲柔撫之言其理誠有如此者故湯之德與天下同居數十世而不叛以紂之惡而天下猶不忍入於文王豈特數百口九世同居者而已哉雖然公藝之忍豈

亦不美也天下衰降人倫不明析產而至於斫荆爭田而至於相訟者其初始於不能忍也則公藝之忍豈亦不美也此朱子所以揭訓於小學而臣所謂中人以下當從忍字用功者矣詩之斯干曰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張橫渠釋之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而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皇明鄭濂八世同居高皇帝召問曰爾家何能雍睦若是對曰惟不聽婦人之言耳此言俱可爲忍字之羽翼同居之妙訣也

一竹翁說

乙巳

華谷居士又自號一竹翁竹者竹筍也夫人所榮者爵位所食者田土所依賴者妻子而居士無爵位無田土無妻子其所有者惟一竹筍而已居士之身不亦無累乎余曰不然人之累不惟外物爲然卽其一身而顧不勝其累焉目別妍醜耳識清濁鼻分香臭口辨甘苦手能執持足任行步而吾之心日夜應之於內無一息之暫休居土方蕭然應其一身之累之不暇而乃又以竹筍加之何其累之多也且居士有大累焉而不自知也居士腹腸中藏古人文章千萬言自所得者亦千萬言其得而未出者如佛氏所謂

恒河沙數堆積涵演磊砢鬱律將日出而不窮是殆
夫人所未有之累而是節也輒復以山川樓觀風雲
魚鳥之變貢其藏而助之富其視一瓢之累箕山又
何如也居士莞爾而笑撫節而歌曰以爲累一身猶
重不以爲累千駟萬鍾亦浮雲於太空而况一竹節
乎放節而去浩浩乎南北西東

會之字說 辛亥

族子載遇資醇而操正志高而勉於學蓋居今世而
慕古人之行者也其字曰會之以其偶似於宋相檜
之字也儕友爲之斷斷焉遇以問於余余曰毋苦易

也古人之事有可法有可戒而善之可法常不如惡
之可戒之切今夫舉堯舜之事以勉於人曰爾爲是
云爾未有不歌然而縮已而舉桀跖之事以戒於人
曰爾勿爲是云爾亦未有不奮然而肯夫其勿爲桀
跖也審則斯爲堯舜矣而縮與肯異效焉楚之史曰
檜杙史具善惡獨號以檜杙者其有見乎是而古之
制名也有以惡以非以疾以遽餘以胡以狄者豈不
曰名以此戒之以此焉爾乎今爾以檜之字字凡處
而在家行已處事有不直者輒自訟曰得無同歸於
古之會之歟出而立朝行已處事有不忠者輒自訟

東集卷八
曰得無同歸於古之會之歟務去其不忠不直者而為忠且直者務去其同於古之會之者而為其異於古之會之者則會之之不為古之會之也實爾之字使然又焉用易之抑嘗謂今天下華夷混而陰陽舛以禮義之邦臣妾於犬羊君子之極功要在廓清寰宇明春秋之大義會之而能是乎則將與古之會之對立而居善惡之極使後史論之曰同為會之也古也如此今也如此此豈特不為古之會之而已哉文字之行於天下也亦有幸不幸焉由其有古之會之也會之二字蒙汗辱以矣若得今之會之而加之洗

滌焉不惟為會之之幸亦會之二字之幸以是言之有能洗滌桀跖之惡也者宜又名之以桀跖而使天下遂無不幸之字也

李採字聖博說 癸丑

學之術博其採而已不博無所採不採亦奚用夫博上採之堯舜三代下採之漢唐宋明近採之師友交游遠採之天地萬物以之聲入而心通目擊而道存無往而不逢其原斯為採之博而學之至於聖也詩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左右則非一方也又曰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而又采則非一采也採乎字汝

東坡集
以聖博

蓮輪說丙辰

昔者林子謂趙子曰蓮者托於淤泥而不汚子之所已能也輪者行於道路而不滯子之所未能也吾將與子以蓮而勉子以輪可乎趙子有亭俯蓮沼而輪其趾是類象之者於是自號曰蓮輪道人蓮輪之釋曰蓮曰輪可也曰以蓮爲輪可也蓮之葉其形似輪也今夫以木爲輪則重重則滯若能以蓮爲輪則馭乎風而行乎空飄飄搖搖升而不礙墜而不傷雖然蓮猶有形也未若無形之輪之爲益輕夫無形之輪

造之以不費之工藏之以不戒之扁行之以不策之驅駕莽眇翼鴻蒙俯仰之間而往反乎咸池之西扶桑之東夫孰有物而滯之哉客曰子之沼固無蓮矣子之亭輪其趾者今去其輪矣茲所謂無形之蓮無形之輪也乎趙子大笑而識其言

易說丁巳

程叔子之學其於天下之理蓋已窮之盡矣顧於象數不暇且不屑易傳一書非不包羅精密而其究如衣之無領目之無綱此本義之所以作也雖然本義之論卦變吾猶有疑焉夫旁爻之或上或下于義理

東坡集卷五

說

二十八

象占一無所當而孔子之鄭重若是何耶其尤窒礙者如賁卦兌上爻變為離中爻而為柔來文剛坎中爻變為艮上爻而為剛上文柔夫以柔而文剛兌與離同以剛而文柔坎與艮均烏在其變而後為文耶蓋純乾而陰來于中純坤而陽上于上而後始見其無文而有文不賁而為賁此程子之卦變也而朱子不取焉及讀說卦傳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震一索而得男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謂之長女坎離再索而得謂之中男中女艮兌三索而得謂之少男少女曰嗚呼此卦變之說也朱子蓋未及乎

此耳程子則固已得其意而不知執此以為證夫變乾之初爻而為巽變二變三而為離為兌變坤之初爻而為震變二變三而為坎為艮者非卦變而何天地之間陰陽而已純陽為乾純陰為坤六子互變而六十四卦因而成焉變上體則為外為往變下體則為內為來不必曰一卦之中升降變易然後為往來也蹇卦辭所主言者在九五一爻故上舉其未索之本體而曰利西南下舉其已變之見體而曰不利東北若如本義變例則小過九四之陽前既無坤即變而之上安得為利西南乎解上下本體皆坤二四自

乾來而為坎與震故曰利西南捨言之也其下始分
兩體曰無所往來復吉指二口有攸往夙吉指四震
陽居初有夙象也雲峰胡氏謂震坎東北卦故取西
南對待夫蹇則宜求出蹇而取對待矣既解矣乃無
所往來復之時而又何取於舍此適彼耶此惟不知
乾坤三索之證而遷就其說也故辨之以明其例易
中稱有慶有喜多主賢人補益國家而言而其稱大
有慶者又二頤履上九是也由頤居六五之上當師
傅之任天下之頤所由成也故為大有慶若履上則
已之踐履既至而下為夫履之君所尊尚審視其君

之德行而考驗于上天災祥之應使之由始至終由
粗至精無一闕疵之可指然後天下被其惠澤而為
元吉為大有慶也九五在爻辭戒其夫履貞厲而於
彖傳贊其不疚光明豈其有賴於師傅匡救之力者
歟夫子於二上爻加之特筆者其亦夢見周公之意
也歟悲夫

大學說

稽古子曰大學之格物致知章未嘗亡也愚請誦之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曰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此謂知之至也其說曰天下事物之理皆有本末始終本始宜先末終宜後貴乎知者知所先後而已惟窮而格之而後知其當然也復引夫子之言以聽訟一事爲知本之證蓋知其本而有以先之則其末自理矣夫事物之本末始終所宜先所宜後者了然於中是謂知止止者所當止卽物理之極處也致知而至於知止則有所定向不浮揚不艱兀然後能有所慮然後慮有所得而可謂知之至也慮者意之能也意者慮之所也竊

觀此書諸章每於上章之末引下章之意下章之首收上章之意如連環相鈎無有隔斷故誠意章之惡惡臭好好色乃所以收致知也此章之能慮能得乃所以引誠意也或曰經中去此二節爲無虧欠也乎曰大學一部有綱有目之書也其體極其謹嚴豈容此無所屬之漫語隔斷於其間而乃與明德新民之爲一部綱者對立而曰物曰事以重結之耶此蓋因知止之止接止於至善之止而不覺簡編之有錯也遂至於傳分爲十章而以知本爲釋本末則非綱非目而儼然一大要旨矣然則經之自天子以下二節

東坡集
何爲而贅也曰是非贅也旣以明德新民爲綱而承之以八目於是乎結之曰八目之中脩身以上乃明德之事爲其本至於新民亦有家國天下厚薄之序不可紊也此其意豈不明且要乎嗚呼朱夫子之殆於將聖而其有功於斯文者尤在註解如大學臨歿而猶加釐改豈後學蒙識所敢輕議者抑歐陽子之言曰經非一世之書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其刊正補緝亦非一人之能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庶幾不至於大謬斯古人公天下之心也况且當朱子之世其門人弟子親聞筆削之旨而尚不無辨

難反復者人見之迷悟不同也今其生也後旣不能及其門而質所疑則私自記而藏之以俟後世朱子亦或不爲僭也

中庸說

聖賢之書其辭確其法密其爲言也要而不汎如堯典一篇記事之史也其載堯在位百年間事首尾有體如引繩畫棊局不可漫其一井孰謂上古文字無篇章法度哉其於論述義理以著成書尤致謹嚴易三百八十四爻彖象諸辭何嘗有一語騁於卦畫之外也大學十章何嘗有一語離三綱八條者哉天下

東坡集卷之
之事名目雖千萬其理一而已矣譬則雨露霜雪同一水也融而爲雨露凝而爲霜雪然而施之各有其宜一爐之鐵分以爲器方圓不能互用此從古聖賢之書所以不敢輕遺其名目者也嘗怪中庸乃聖門傳授之心法自十一章以上釋中之旨義至精且要而其下二十一章漫然若無統紀求其所以爲中庸之書而不可得也夫論述之文其法有三以中庸言之有釋中之所以爲中者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執其兩端用其中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是也有釋不中之所以相反而相形者如

小人而無忌憚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索隱行怪半塗而廢是也有釋似不中而爲中者如君子而時中國無道至死不變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也今二十一章之中何者爲所以中何者爲相反而相形何者爲似不中而實中也蓋反覆久之而後始得之曰此乃釋庸而非釋中也庸者常理本非別於中者而其字義名目又不可混故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朱子曰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彼子思奚獨混之而不釋哉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道不遠

夏癸集
人以人治人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素其位而行達道
達德者皆正釋庸也曰愚而自用賤而自專生今之
世反古之道者釋反乎庸者也其餘槩言雖盡人物
之性而與天地參宗廟饗而子孫保世所稱非常之
德非常之業皆不外乎一庸字而乃所以配於中也
其意豈不粲然明甚矣哉嗚呼大舜庸於孝者也伊
尹周公庸於忠者也庸之義不明於世自成王伯禽
已不免僭名器而藉口於後世九錫之議夫中者無
形君子得之而為中小人得之而為無忌憚惟有庸
以配之然後理有定而分不可踰不然而謂通篇但

釋中之旨義則名之以中如釋易而名之以易可也
一庸字不既多乎

銘

惺惺喚心杖

遇命書銘癸巳
杖名

季子有錐溫公有枕溫公有枕歌一歌驚夢魂季子
有錐刺一刺流股血惟此惺惺喚心杖者枕非枕錐
非錐也不要驚夢魂也不要流股血擊一聲鞭辟此
心不走走敲一響提醒此心不昏昏敲一響低又低
精研細究妙境去擊一聲亮又亮手舞足蹈好處來
懶症也挑天天沒使錐睡魔也飯僂僂焉用枕

夢琴銘并序

余夢見焦尾琴客有言者曰某處有古瑟其爲材也不見焦其爲器也終見寶夫焦尾之見焦也蓋有愧于彼瑟哉余曰士固有困阨而才始見者斯尤奇矣何乃焦之爲愧也覺而異之爲之銘曰

蔡伯喈竈下相趙寶汝夢中援琴滅迹將千載投余夢豈有魂琴之焦士之困甯叩角動歌音琴之遭士之伸甯得桓名古今琴有心余通之余前身或是琴

慕顯齋銘并小序

宗人載興子復作齋室於春川先塋之下十七兄時

晦氏名之曰慕顯九兄叔章氏以大字書其扁而子復又求文於余以爲記於是子復新免喪嗟乎昔者子復之來學于先君也其尊人亦俱無恙矣孰知今日子復之居是室揭是扁而余之文之乃有流涕夢莪之感也試爲二銘以副勤意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甚媿其言

慕銘曰瞻彼丘壠霜露溥溥茫茫九原亦離暑寒暑不能清寒不能溫酒香不見親飲肴潔不見親飧兒罪不見親怒兒能不見親欣涕和霜露下徹于泉顯銘曰煌煌金朱車高馬駟壽生榮死光耀閭里世

之顯親以是爲至不知夫邾人父於宣尼仇媪母於孟氏蓋以子之賢而其親不朽於千禩人孰匪子惟二子顯其父母

鏡匣銘

爾藏鏡于中照百千萬人之容而不窮我藏心于內照百千萬物之理而不礙不窮不礙而其體則寂如惟我與爾有是夫

龜巖樂窩銘

并序爲徐敬居作
辛丑

徐居士受學於同春先生于宋氏爲五世舊人今忠牧公累典雄邑居士輒爲之記室而其子弟之從學

者皆以居士爲塾師焉居士少時治博士業不售捨之嘗東登金剛雪嶽南極于海慨然慕宗少文之遺風也善歌詞酒間輒度新聲妓女爭傳誦之晚喜神僊術讀玉樞經數萬遍泊然自守視繁華富貴如夢幻葉落歸根理固然矣而要可謂澹蕩不俗人也余嘗一再過而心竊儀之今年夏來京師與之留連數日得其本末益詳自言有小築在所居龜巖村以樂扁其窩請余文爲記旣去數致書求甚懇遂作銘曰樂窩居士有室如斗曲身而伏如鼈殼負洛陽第宅廣拊百畝朱甍碧瓦繡闥金牖居士視之眇乎無有

東坡集
樂窩居士寡食多口塵或生甕星乃在留公侯一餐
十餘其九山珍海錯陵苴蠅酒居士視之穢不容嘔
樂窩居士愛網止拈無嚼蠟未廿載以久彼姣然者
蛾眉螭首日滿於前妍爭憐取居士瞪目醜爲鬼母
惟昔居士有顯者友謂居士才胡奇不偶我能貴君
在翻覆手居士口諾心子夏瘦瘦且肥矣出而有觀
峩峩戟門彼誰伺侯日昏頭垂鮐背之耆偃僂踰進
再拜反走口欲有謁喘不能奏居士一笑謂言此叟
歸未及家死必道什寧忍爲此病于穿窬拂袖而來
如囚脫桎吁嗟居士衆皆馳驟有目皆謬有眉皆皴

生短慮長晝闕夜忸豈如吾人抱朴自守無營無爲
以極年壽是知專天下之樂者惟樂窩居士徐君某
也

書筭銘 癸卯

圓以上方以下其兩儀之對立乎動而開靜而闔其
二氣之變合乎數爲五象五行乎五者二五行各具
於陰陽乎其體本於一一者太極乎孰知是區區者
乃一太極圖乎

梳室銘 甲辰

一日不櫛髮之芬矣毋謂已芬而遂廢櫛一日不察

東坡集卷之六
心之昏矣母謂已昏而遂廢察

靜勝熱銘

并序
庚戌

余今年夏偶讀道德經栗峰督郵李君挺郁戲之曰
暑月宜讀玉壺水鶴林玉露讀道德經良苦且有伺
得力處也余曰靜勝熱正可得力賢於壺冰玉露十
倍矣昔邵堯夫在太學夏不扇謝安石暑月烈陽食
熱不汗常頴士當夏造韓持國持國問郊居涼乎曰
涼詰其故曰野人無脩簷大厦朝起不畏車馬塵埃
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林視木陰東搖
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耳語未竟持國止之曰汝勿言

我心亦涼矣此從古高賢所傳授靜勝熱之統也蓋
靜生陰陰爲寒而勝熱動生陽陽爲熱而勝寒故曰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者其意亦如是矣爲靜勝熱銘

維古至人妙悟玄機潛吾一心迎彼兩儀驅化斡旋
役神轉移是參天地超厥範圍方夏赫陽祝融肆威
鑠石流金爛骨蒸皮我乃端坐棲神夷希澹兮不撓
確乎不馳躁釋煩除渙若冰漸肅肅至陰爰起毫微
始充臟腑紛襲體支炎天雪霜凜焉集肌乘雲御日
掉蕩恣睢鑊湯爐炭奚往不宜維古至人實維我師

壺冰玉露銘以替之

南氏短劍銘

并序
壬子

春城府院君南公年十八遭壬辰亂爲賊所掠賊愛而自隨恐其逸也夜則納于袋括其口懸之樹而寢公僞親附示無去意賊稍解則袋而置地公間賊睡脫身跳念無以禦追者嘗睨一賊腰短劍甚利卽潛就解之持匿林中遂免及貴航海朝京佩而行卒無風濤驚公謂有劍之助其後庶子郡守君侍 孝廟質于虜命佩而行八年于藩卒無恙遂傳之郡守君郡守君傳之季子萬戶君以 王事入鬱陵島踔海

七百里佩而行亦卒無恙萬戶君甚寶之間謁余作銘識其爲南氏物諾之而未果數年萬戶君死臨死傳之兄子龍五余不知也萬戶君達者余爲立傳因附劍銘曰君身不自以爲有劍於何厚人失之人得之奚南氏之獨私余之爲此祗欲不食平日之言而已顧未嘗問其家以劍之存亡而求勒之意其家貧窶飄零不鬻則失矣今龍五忽復持其劍來謁余銘而初不知萬戶君之已有託於余也人事滄桑俯仰百變而神物畱傳若有數存焉兩世文字之託又不相謀而合卒使余踐其約於二十年之久豈不異哉

撫其始末別為銘如左銘曰

出於蠻夷之鄉進於禮義之邦猶鳥之遷耶抗之則
鎮黃扉柳之則歸韎韋猶龍之詘伸耶辟魑魅伏蛟
鱗履險阻安衽席是則無間於後前

華伯家所藏

寧陵御硯銘

寧陵在審時所
用并小鏡納諸行

枕中後賜與平尉
甲寅

是硯之用姜拘彖作是硯之廢魯狩麟獲貌乎微物
天運攸程湖弓阜履莫擬重輕咨爾神鬼奔走護奉
以俟河清敬寫穆頌
東谿集卷之五

東谿集卷之六目錄

贊

伯氏山水畫贊二 癸巳

臨鏡贊

列女屏八幅贊 甲午

林德重朴孝娘傳贊 乙未

時晦兄所藏大學贊 己亥

畫贊十二

成甫兄畫像贊

李弟君叙所藏李澄畫鷲障子二軸贊

東谷集

李龍眠羅漢圖贊 庚戌

畫贊二 甲寅

題跋

李監司 龔家所藏孝寧大君筆蹟帖跋 甲午

時晦兄所藏東岡遺墨跋 己亥

騰伯夷傳小跋 庚子

時晦兄所藏 東宮宣賜心經跋 辛丑

柳汝範 世家藏書帖跋 丁未

李季常 顯八高祖圖跋 壬子

豐原兄所藏遺墨帖跋 乙卯

李君美 顏家藏連枝會圖跋 丙辰

萬曆宣賜續通鑑跋 丁巳

衛門擊磬汾亭設琴兩圖跋

題畫扇 甲午

題際卿所莊東坡詩卷

題成甫兄詩稿 戊戌

題畫扇

題族弟揚命扇

又題絹木小像

題寶鼎齋帖 己亥

東谷集 卷六

目錄

二

題東坡承天寺步月圖 辛丑

復題步月圖

題李安山 秉淵所藏畫帖 癸卯

題伯氏南行錄後 乙巳

題清州討捕營題名案 己酉

題畫帖 六則

題唐畫帖 十則

復題茶萸軒詩畫帖 二則

題從氏家藏遺教經帖 五則 庚戌

題西泠女子馮玉貞畫并題簇

題文徵明書帖

題舞雩圖 壬子

題十二兄 送命所藏海嶽圖屏

題金吾酬唱錄後

題成甫兄所藏畫簇 癸丑

題鄭元伯扇畫石鍾山

題柳汝範家藏尹孝彥扇譜帖 甲寅

題黃孤山墨蹟

題得而載所藏挹翠軒集寫本後 三則

題尹敬伯畫扇

題畫

題鄭美仲夏滌胸錄丙辰

題鄭元伯浙江觀潮圖

題畫六則

題彭祖觀井圖

題李麟祥扇書南德哉有容黃大卿景源題語後

題白下書帖六則

題家藏周易

題宜鎮所藏申夫人畫帖丁巳

題槎川李公秉淵醉集唱酬詩後

題扇復求尹懌畫

東谿集卷之六目錄

東谿集卷之六

贊

伯氏山水畫贊二 癸巳

豐壤趙龜命錫汝甫著

其一蒼壁斗起雲樹蒙鬱其上遠近峰巒隱映於煙霞之外暗有環護之意有髧髮小童箕股坐其巔向月吹笛孤奇甚有致贊曰蒼藤古壁人坐瞑色初疑玄猿乃爾橫笛

其二絕壁約高千尺上頭平闊大池涵涵渟渟溢而為縣瀑輕雲纖霧半其腰而羃之有人引舟緣崖而去自下而望之不見水而但見舟行真天下獨擅之

東谿集卷六

贊

一

奇觀也蓋乃義臨池云贊曰水性就下在山則那山
上有澤成之象邪

臨鏡贊

遠而望之鮮然綺紈之徒也迫而察之脩然山澤之
懼也其顙顙似若忘是非榮辱之地者也其色温似
若無傷人害物之意者也云輔骨隆起揮天者閔斯
文之相我也云眸子精彩射人者趙學士之狀我也
弱不跨馬耳人將期我以征南將晉杜公也容不動
世耳人將視我以草玄者漢楊雄也見我之拱手徐
趨者疑其效濂洛之賢也見我之忘形嗒坐者疑其

窺莊列之玄也嗚呼知我七尺之軀者若而也知我
一寸之心者有誰也上而皇天知我也下而錫汝知
我也友而德重七八分知我也兄而雅晦五六分知
我也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嗚呼知一趙龜命
者太多未也

列女屏八幅贊 甲午

姑食婦嘗乃禮之宜胡倩小姑云我新歸惟精惟謹

甘適是期 右新婦作羹

女曰雞鳴且往弋乎匪弋為急憂子逸居豈不甘夢

靡我所娛 右賢妻進警

金梭忙擲如學方力霧縠中裂如業旋輟孰知此織

經綸魏國

右斷機勵夫

姑則無齒婦則有子下階納拜升堂致養人孰無乳

孰以代饗

右升堂乳姑

鹿車代步布裳勝無安分守常無違是圖宣也有婦

桓也有夫

右挽車同歸

鶴鳴于臯聲聞于天我敬在野譽達于人天祿斯道

自我閨門

右饁畝相敬

外不入內內不出外尺寸之闕屹若巨防匪爾為防

禮之防矣

右分闕示別

知子之來酒肴以湛白屋天寒綠髮當金一刀剪出
千古母心

右剪髮供饌

林德重朴孝娘傳贊乙未

傳曰云云

趙子曰世之右孝娘者所言如此為慶餘者又所言
如此史何從所信哉若徒斟酌取舍之廼佛氏所謂
乳非城內嗟夫自古以史傳者蓋多此類耳曷復盡
信顧大體可徵則有焉始林子立是傳也患事之不
真余謂第作之假使孝娘為仁是烏有顧不害寓言
設教於是始屬藁昔曹娥水赴父屍是抱徐氏帷兵

仇讐克除緹縈上書感動萬乘若二娘兼之矣事成
敗抑末也余聞二娘能文世行擊鼓爰辭廼曾娘自
草亦未知然否

時晦兄所藏大學贊己亥

古人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教子一經是書也自高
祖承旨公受賜之後一傳而曾祖忠貞公用明經爲
世名卿再傳而祖父東岡公用儒雅致位巖廊三傳
而族父白賁公用學行模範後生五傳而今屬于時
晦兄矣前後將百年資用者幾人而不竭不匱無一
字之縮贏向使遺之以黃金雖十百籬愈隨手傾之

矣抑時晦之言無已而去天下之書唯留一書者其
大學乎斯蓋好之篤而知之精時晦之資用於是書
者又不可量已

畫贊十二

崖峙不崩樹豎不倒則理之常無足異者崩崖决裂
倒樹槎橫譬如志士其氣不平 右崩崖倒樹
月寒而淡石古而亂爰有長松拂水而偃鶴立其顛
人倚于根一般清疎誰鶴誰人 右松梢獨鶴
花竹之間茅屋蕭然漁子歸興放舟投竿鳥亂而飛
魚駭而躍孰與捨釣物我共適 右春水漁艇

山擁如玦溪鳴如玉華構湧水屋樓空閣畫意無窮
故虛其內若教人在手舞足蹈

右臨陽別墅

柴桑宋土露菊宋草嗟嗟彭澤太尉其祖何不北控

右柴桑歸棹

而圖興復寄奴庸才一舉可滅

右赤壁泛舟

山大如拳江闊如掌曹孟德來一彈指頃前者蠅爭

右秋江晚笛

後者蠅鳴達人觀世觀是畫同

右蕭寺暮雪

江瘦石出風高葉殘漁子橫笛秋思滿船誰謂龍眠

右李廣射石

不畫笛聲遙洲鴈起卽此是聲

雪外無空空外無雪若空是雪常應下雪若空非雪

何自空下彼觀雪僧倘知頭數

無心而驚視石爲虎豎膽而顧視虎如狗月星晦蒙

右李廣射石

風霆震怒非矢之入精神之透

苦竹風淒秋江月籠山哀浦思廿五絃中蒼梧渺綿

右湘靈鼓瑟

九疑難尋焉逐君王與和薰琴

右浣花林塘

山深亭幽水流花開彼隱几者豈觀物來有酒不斟

右廬山瀑布

有詩不吟若斟而吟昭文之琴

成甫兄畫像贊

付瀑以耳不聽俗聲付瀑以目不覩俗形倚樹而吟

默溪子容儀清臞脚長屹擢而身軒宛然一病鶴歌

吟淒越戛然其九臯之鳴意思遐矯渺然其江海之
想余謂默溪子毋以像為彼翔於雲表立於陂田者
皆君像已雖然吾有所憂昔九方氏之相馬也不識
玄黃牝牡之辨至其子出門見蟾蜍而疑駮馭余恐
相鶴而善有如九方父不善有如九方子者得君而
以為真鶴也網羅之翦刷之致之金籠之中而以鳥
養養默溪子其將奈何

成用之像不可無寶汝語故書此以寄下段雖屬
滑稽亦是花中含實雲裏帶雨當自知之但高騫
遐舉以遠網羅此鶴之素也而今乃低回風塵竊

竊然斬畜於樊籠之內鶴今鶴今何德之衰也是
又篇外之所慨惋爾

李弟君叙所藏李澄畫鷺障子二軸贊

何悅乎鷺而描為攫物狀何惡乎鴈而描為見攫狀
鴈信禽也人固不惡鷺悍禽也人固不悅然而畫之
者不以鴈攫鷺而常以鷺攫鴈豈勢之不可以已耶
正平遇害于操叔夜見讒于會天亦一畫史矣波濤
萬里極目煙靄何不釋此江海自在

蘇子記畫竹胸中有成竹云何有成竹透得竹理極
若不透理極便可有成竹世之看竹者人人胸有竹

人人可與可豈復有工拙凡畫皆如此不唯竹之說何以知其故如彼工畫人畫鳶透鳶理畫魚參魚禪是故方畫鳶自心卽爲鳶聳身直其翅飛而戾于天翅如是而飛飛如是而便啄如是而飽搏如是而全如鳶具自相如鳶用自身東西投所向無不得鳶真逮當畫魚時亦復如是然側身搖其鬣游而潛于淵鬣如是而游游如是而安沫如是而响呷如是而吞如魚具自相如魚用自身東西投所向亦無非魚真如是乃至它龍蛇虎豹神鸞鶴鷗鷺閑牛馬犬羊馴幽之則爲神明之則爲人繁華若城市流峙若山川

所見無不透所透無不臻所臻無不畫所畫無不工伸紙又拈彩振筆乃見成手與心相應法與理俱融無事於安排無事於經營如雲蒸霧布莫能以言形觀者見其然便謂學所能若是學所能只可得其形焉能於形外傳神而寫生縱復能寫生可一不可二况可風雨驟筆下生萬類種種隨所變一毫無錯僞吾觀李虛舟墨畫逐兔鷲聞作此畫時興發急索紙主人無它本不泡紙以授頃刻揮灑盡圓就二障子一是攫鴈鷺一卽逐兔鷲逐兔鷲如生見逐兔真似松樹裂石奮陰森助其氣金瓜抱柯穿怒目探腦視

殺氣弩箭激下射入九地兔盤旋不出天羅地網裏
摩挲毛髮豎忽若非幻界惟其透理極胸中有成物
所以造次間真兔起鶻落咄彼俗師輩不曉透理法
不知理既透不煩丹青習山真築其址樹真累其葉
飛者計羽生走者數毛出所以蘇子云畫竹豈有竹
余唯不知畫理則知貫一余兄時晦氏勸余學琴曲
余謂時晦言子能琴理察不然昧此理徒能橫三尺
雖終日洋洋與瞽師無別是故不屑學此意誠濩落
然惟不學止瞽師反不及應須透理得胸內成琴蓄
然後信手彈和氣贊化育一畫看萬物一琴等百術

堯舜及丘軻卽夔曠顧陸紛紛借備學俗畫瞽師列
願君揭是畫千遍誦是說不作真幻辨不作物我別
卽幻便卽真卽我便卽物可以見大意可以入聖域

李龍眠羅漢圖贊

庚戌

第一段有尊者拱手僂行顧視侍者捧書函童子執
杖以隨頌曰

爾頭旣童爾身旣僂執經以就精進何苦無傷無佛
誠爲德根西天淨土在此脚跟

第二段一尊者鋪蒲團樹根左手持大樹葉右手捫
足一尊者負手潛來而窺之頌曰

嗒然而坐以手摩足彼相摩者誰觸誰受我指一按佛界六震是一指間法門八萬

第三段一尊者左膝著地捧經卷拈指以摘行間一尊者憑書函瞪目而坐一尊者倚杖側立頌曰

問者以手聽者以目六根互用捨耳與舌何不釋卷離文字相離離相相不釋不妨

第四段六鬼卒以布袋盛彌勒而行彌勒左手持數珠開口作笑容頌曰

釋迦恒悲彌勒恒笑悲固多事笑亦漏逗布袋何物裝裹宇宙失汝此袋方許一笑

第五段一尊者嗔目騰身以鎗勒虎頸一尊者奮棒將擊之虎拱前足伏地仰首哀號頌曰

虎亦佛性偶爾披毛鎗以勒之棒以敲之爾以獸待彼焉肯佛舍爾機械度彼噬嚙

第六段文殊騎獅普賢騎象而並行頌曰以弊褐行拾得寒山具獅象儀文殊普賢執相而見

彼俱非是法身自如非一非二第七段前有二尊者舉手鞠躬以拜佛後有二尊者

其一擎花盆其一傍有卧獸狗形而角俱若致敬施供者頌曰

瑞獸踰踰盆藻灼灼舉手鞠躬問供何佛佛無在處
汝心是即曝然大笑水天一月

第八段有佛於大松偃柯設蓮花座披袈裟纔掩肩
腹頂生瑞雲裊旋右繞金剛神護於雲外鳳鳥集柯
上昂首翔舞頌曰

寶華承足瑞靄生頂何為有此祗一念定鳳鳥何翔
剛神何衛我如來法赤身麗麗

第九段有三力士捉龍以來一拖左脚一跨其背并
右脚抱之一擁其尾頌曰

降彼毒龍三人之力調爾水牯一心是責繫牯於欄

收龍於鉢依舊乾坤草青花發

成甫兄示余此圖使之贊且曰水流花開恐道不
得也余笑而諾之試截為九段作頌如此篇數僅
半於坡頌其文之得其幾分與否當起坡公而贊
之爾庚戌初冬風氣蕭然於貞谷寓舍閉戶獨坐
題之

畫贊二 甲寅

滄波浩渺俯以茅閣彼嗒然者心焉奚托魚潛與潛
魚躍與躍無我無魚能所兩釋陋矣濠叟猶隔一膜

右湖上觀魚

雙瀑之喧未撼禪定是應水觀泯心與境以手指胸
猶有礫然爾心無礙何煩童拾性中山河童還拾耶

右瀑下入定

題跋

李監司讀家所藏孝寧大君筆蹟帖跋代作甲午

嗚呼此即孝寧大君筆蹟也以其為施僧作也藥泉
南公為之跋而並舉讓寧孝寧韜晦避位之事媿之
大伯仲雍而稱頌之此其至矣余又何辭之贅然竊
私以為與其逃父竄身於千萬里之外傷毀髮膚而
為蠻貊之人孰若推病托佛自葆其光不違父母之

邦而不失讓國之志耶故嘗疑二大君之為或有高
於大伯仲雍者矣始讓寧之陽狂也不能無貽憂於
王父母而驚動於國家矣若孝寧則又無此累焉雖
處地之使然而較尤從容難及耳蓋其染迹桑門潛
自靖於未然之前使廢立之議無與於已既以順親
之意成已之讓而不費絲毫氣力終無聲臭之可尋
故今之知讓寧之讓者舉世而知孝寧之讓者或鮮
所謂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者孝寧實當之矣又嘗
聞我 恭靖大王將禪寶位于 太宗先度諸子為
僧以絕嫌逼之患至 太宗臨御始復之意者孝寧

之逃禪亦遵 恭靖之成法也歟余為孝寧出也於
觀是帖竊不勝感慕之私而惟附名其末為榮况有
宗孫觀察公之請義不可以無文辭謹書此以歸

時晦兄所藏東岡遺墨跋 巳亥

凡學吾家書者必其才周而氣完而心正然後可學
也才不周則流於固氣不完則趨於萎心不正則易
於傾斜始龜與時晦兄習之而晦常患固龜常患萎
斯其所以同卒於無成也仍記昔年侍側見以一言
俯獎曰吾筆不能屈伸而汝能屈伸嗚呼其不能屈
伸者正唯不可及也夫手澤如新警歎日遠小子於

此為之三復而流涕云巳亥仲春不肖孫龜命題

騰伯夷傳小跋 庚子

余妄謂文傳道不工不傳筆傳文筆之拙不害于文
之傳其素意如此又性懶不喜治筆硯習字偶然點
染亦未嘗帖帖規矐先輩或許其可進而不屑也然
其實腕弱不能豎筆為之未必能不為乃所以藏拙
耳君叙集衆筆騰古文而要余書此蓋知其懶不任
繁而責其小而余之不辭亦為不害於文之傳也

時晦兄所藏 東宮宣賜心經跋 辛丑

上之元年秋冊世弟臣顯命以兼說書實始侍講焉

東坡集
前後因文義進戒凡數千言未嘗不反覆於人倫之際而歸本於一心之微 邛下臨筵嘉歎者屢十月癸未召對訖 邛下賜心經二冊及筆墨一封日說書以心學勉余故賜心經爾臣顯命拜手謝以退馳書告其弟龜命曰 邛下既以心祝臣臣亦當披心報 邛下龜命作而賀曰此心卽古昔聖賢相傳之心也上焉而爲堯爲舜爲禹湯文武下焉而爲孔爲孟爲周程張朱吾兄以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啓之於下 邛下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應之於上此心之相與無窮而妙用之所周亦無窮矣是書也實爲之

左契嗚呼休哉識諸卷末用昭普率之慶卜八弟龜命謹跋

柳汝範世家藏書帖跋 丁未

事有小而可以徵大夫書畫微玩也蓄之者非以垂裕而爲子孫計也然孝子之道惟繼述志事爲兢兢小者而不能守焉則其大者可知近世蓄書畫者多矣一二傳卽皆雲散鳥沒而無復存獨汝範家藏古簡諸帖最盛而最完無缺旣爲裝池使可永久又求人序述以信之推是心也其於繼述之孝庶幾乎余顧有所感焉幼少時亦嘗有此好至發夢想先祖考

夏竦集
之借覽是帖也私竊數幅藏弄之覺而受撻汝範先
府君亦爲之一笑矣思之如昨暮事而忽焉二紀余
與汝範同抱孤露之悲嗚呼今欲如向時無度量之
心復竊而受撻得乎雖然其後余亦覺悟思天下之
事多大於書畫者恐無暇力以及乎此於是盡散其
所有脫然不復自累悔心之萌未必不由於一撻則
其有賴於是帖者大矣因弁識之

李季常顯世八高祖圖跋壬子

由吾而視子孫則猶木之自根達枝枝繁而根一由
吾而視祖先則猶水之沿委溯源源分而委合子孫

之後乎吾者或續或絕或多或少其數不可定也祖
先之先乎吾者每世加倍推而窮之至于有生之初
皆可紀也知百千萬億之氣聚于一已則油然而追孝
之心不可以遠而忽之知百千萬億之緒任于一已
則惕然敬身之道不可以微而慢之此季常所以作
八高祖圖也其記則近而其思遠矣其爲事止此而
其自勵也大矣是可書也已

豐原兄所藏遺墨帖跋乙卯

筆翰與性情通索之密而辨之精卽其容貌聲氣亦
可得之於千載之遠孔子學文王操蓋曰丘得其爲

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豈惟琴之道為然哉子弟之於父兄也生事有限而追慕無窮一朝孤露萬事靡遺獨其精神所寄髣髴見之於筆翰之餘其感動怵惕非如古人之求於杳邈而况平日家庭之間親承往復其所言則日用常事骨肉昵昵之私情藹然懽然有不知幽明之隔今昔之異者乎余覽時晦兄所藏遺墨帖為之三復而流涕嗚呼時晦之悲其可知也從伯氏大諫公以下諸牘皆時晦所親承者而從伯父白賁公三紙即上吾祖考議政府君書此帖中變例也蓋伯父沒而時晦髮猶未燥矣伯

父之容貌聲氣其將得之筆翰中如古人而已嗚呼其悲又可知也

李君美其家藏連枝會圖跋丙辰

大家宰文泉公兄弟六人其伯公前已下世仲僉樞公八十膺壽裘文泉公與弟侍郎暨兩都正公皆逾七十而公與侍郎公位躋崇顯兩都正公同在上大夫列姊壻徐同樞公亦內外八十偕老世以完福歸公家謂古今所罕有也方其無恙時長者固鮐背梨顏矣其少者猶杖於鄉門巷相連隙墻以通步履朝暮追從輒有觴豆以佐權酒酣怡怡白首而孺子愛

則世又服其友悌而艷之爲畫圖中事也壬辰四月十二日僉樞公之七十九晬辰五家分日設宴盛賓席以慶之自文泉公以下迭起上壽旣已作爲歌詩詠其事又以繪事模傳之號連枝會圖嗚呼其盛哉是歲文泉公橫罹文罔謫湖堧以歿其後數十年之間諸公相繼淪逝其子孫或頗流落遠近而城南第宅花樹翳然荒矣通家後生如龜命者尚亦過而傷心而况於子孫乎而况親覩其盛時操几杖而後隨者乎君美第五都正公之胤子也一日袖示余連枝會圖命之以跋文君美之言曰吾於先君爲晚出每

恨不及侍於諸父少壯之日余亦有感乎是言者不辭而爲之書

萬曆宣賜續通鑑跋丁巳

我國自漢世始見於史山海崎嶇隔絕中國中國之待之也魚鼈畜而雉兔獮而已唐宋之際始襲冠帶通朝聘之禮然彼直以外夷嚮義車書萬里夸耀其治理之盛而其視爲異類益甚元祐中高麗使臣求買歷代史冊府元龜諸書蘇軾引古事折之甚嚴矧肯與其人握手接殷勤以自損威重乎胡元百年之間交好非不親矣其事羞不足述也漢唐宋無其交

元交矣而無其時時與交俱得者惟 皇明之世乎
奕葉熙運至於 萬曆而極隆而 本朝文物之盛
亦於是乎彬彬時則有若月沙文忠公以鴻文嫺辭
與中國藝苑諸公相周旋惟此續通鑑一書出自秘
藏以賜詞臣熊化而公以基賂而得之者嗚呼公沒
未幾天下復左衽矣蓋我國自通中國一千六百年
惟 本朝之於 皇明得其時與交而 萬曆其最
盛之會公又其時使介之最以文事得意者而是書
也實爲之徵焉且 神宗皇帝有再造東方之恩其
墮弓遺履猶可爲寶於萬世况其御藏之典籍而璽

朱尚盛者乎余顧有感焉是書之出蓋當 皇明最
盛之會而其家失之於丙子兵燹其顯晦若與天下
氣數相關涉而既失五十年復得之今文忠公適嗣
判決公爲志本末徧求序述以附之是書又大顯于
世矣天其或者悔禍于中國而其轉移之機姑以是
先之歟余未能知也請判決公之抱以竊俟焉

衛門擊磬汾亭鼓琴兩圖跋

論語一書記辟世之士多矣先儒皆以荷篠丈人爲
最賢余意不然接輿沮溺俱棄天下如遺無不忍之
意是殆老莊異端之流至於荷篠責子路以不分五

穀而從師遠遊是又不知道之可以濟物而欲率天下而南畝豈其治神農之術如許行者乎余獨愛晨門之問婉而不迫荷簣之辭簡而理尤有合於出處之宜特其不識聖人而詆之過爾其言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彼何嘗忘世而樂於自潔哉禹稷被髮纓冠顏回閉門其厲乎深而揭乎淺也如此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亦莫已知而止耳然則當時之歎其果者蓋以不識聖人鄭重遲待之意而輕決天下於不用也而編書者之不列之于楚狂之間尚有見於其道之異於潔身亂倫者歟李君叔道

以衛門擊磬汾亭鼓琴作圖爲一帖求余言以識夫君子之用舍行藏定於晚暮不修其具而自棄懦也不嘗試於世而絕之以不爲果也今叔道年方盛前途蓋未可量也而其所慕而圖之者不取伊傅周召而取聖賢之不幸者余恐荷簣氏而有知又將重歎乎叔道之果也已

題畫扇

甲午

畫以肖物爲至今之畫家重排布非也天之爲山爲水爲草木何嘗有意排布哉故排布愈巧而愈不肖夫至畫者信筆而寫之或爲山或爲水或爲草木而

東谷集
山之高低水之闊狹草木之位置皆不容吾之私智而唯神之行然後始可語奪造化爾偶見扇畫題時甲午仲春

琴以不鼓爲妙碁以不著爲高余甚喜此語以爲琴以不鼓爲妙不鼓也焉知其不如師曠而鼓之未必然也碁以不著爲高不着也焉知其不如積薪而著之未必然也射以不射爲賢不射也焉知其不如養由基而射之未必然也畫以不畫爲工不畫也焉知其不如吳道子而畫之未必然也書以不寫爲巧不寫也焉知其不如鍾王而寫之未必然也文以不作

爲能不作也焉知其不如莊馬而作之未必然也唯學不然不可以不如孔子而先自廢之是日又題

題際卿^命遇所藏東坡詩卷

余嘗謂退之之文如賢妻敬之至待之厚而終不敢以私情相加子瞻之文如美妾極知曼容蕩辭不足移丈夫之性而欲遂開閣自爾食不甘寢不安也其詩亦乏調格而意到篇成姿態橫生街談巷說咸爲材料叱咤嘻笑俱成文理信乎佛印之言子瞻牙頰中有点鐵化金底一副鑪鞴也

題成甫兄詩稿^{戊戌}

時女步春終優婉弱其調也寒鴉數點流水孤村其
趣也妙音聲人只解唱渭城曲其語也若復展拓充
實得便足嗣響韋柳

題畫扇為過命作

爾知是畫以手以心若以心畫我觀畫時濃者近勢
淡者遠勢點之為樹採之為山我心了然而知如此
速將下筆手不相應則是畫者不在於心而在於手
若復手為使彼畫師當槃礴時目數飛鴻耳節鳴鼓
雜用其心而以手畫一葉一花猶不可成况復人物
山水排置則是畫者不在於手而在於心當知是畫

非心非手卽心卽手心使手行和合生畫有心無手
人而瘖啞有手無心猩猩而語猩不離獸啞亦非人
贊曰

以畫觀畫畫而已以理觀畫理一般心精手熟難闕
一觀者應作如是觀

題族弟揚命扇

余近來多題畫扇揚也亦欲之而不得畫乃以白扇
求題題之曰

我愛是扇白而不采如彼虛空蒼然自在無一物相
舍萬物理與可之竹永昇之水隨遇而畫初不可限

豈如它扇一經俗腕既點既汗其質遂定後遇妙手終難改更嗟嗟小子此意寥廓我今題之我言之食

又題絹本小像

顧虎頭曰傳神寫形都在阿睹中秦生作余小像而不能似生曰子精神獨在目光目猶日月也繪日月者不能繪其光此所以不似秦豈不得虎頭之法耶秦以此名曾寫 龍顏卽泥龜賤品不足顧而然耶

題寶鼎齋帖 巳亥

近來中州之文如天魔說法我東之文如俗僧守律各有短長大抵不甚相絕而至於筆則殆世出世之

間爾此如牛行泥上到底黏滯彼乃鳥投空中回翔自由

題東坡承天寺步月圖 辛丑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亦豈少閑人如當日兩人者而月與竹栢之影獨東坡居士發其妙蓋居士有一副觀物慧眼凡宇宙間物過眼卽了其妙處故嘗覽佛印詩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曰吾固意黏泥絮可入詩料矣余於病中命工作承天寺步月圖因說偈言曰

是竹栢影爲生於月爲生於空生於竹栢若竹栢生

夏彙集
云何黑夜無月之時不見影者若月所生月非竹栢
云何竹栢影從月出若無竹栢而從月生則月明時
大地環瀛三千大千皆竹栢影而真竹栢別無自影
而且放光如月光白所以者何月非竹栢生竹栢影
非月之物獨不可生光色如月卽空是生空本空了
不應虛空自光自照自形自影無有是處咄東坡居
士何以故

復題步月圖

月形於影影形於指誰謂明月非我指矣

題李安山

隸所藏畫帖 癸卯

蓄畫者期於翫賞而已翫賞而恠心主與客一也而
始無哀聚之艱而終無散失之憂則主之勞又不如
客之逸也故嘗以爲畫之者爲蓄之者役蓄之者爲
賞之者惜余賞之者也暑日涼軒披覽竟夕天下之
逸果無過乎余此言初不敢泄爲人人欲爲余而余
無自以賞也今旣飽賞之矣乃書

題伯氏南行錄後

乙巳

余聞之天王廟祝每歲一兩日天氣極清俯見三面
大海與天接惟直北一路如熨斗柄云向者登臨之
日適會雲靄所見四方但各四五百里南望海波渾

東坡集
涵島嶼之間而已歸而未嘗不爲恨今伯氏放于海濱備盡風濤極目魚龍出没奇壯詭詭之觀讀其行記中海雲臺一段蓋僂僂有不同遊之歎也我國人常恨不生中原以博觀其山川而其實天下之觀莫大乎海而中原之人非在吳越岳瀛者雖名好遊亦未易一窺我乃翹足而立可以辨天下之大觀而奚獨羨彼哉且中原之山東岳最雄而史稱其高四十里比之頭流猶爲遜也伯氏於山陟頭流於水迫大海而不過再理屐之勞彼徐霞客之數十年役役於路歧之間者適見其爲多事耳雖然處陸地而三面

臨海者天下惟頭流而已向者之觀不免爲雲靄所障今欲復陪杖屨以窮絕頂看日月之出入然後可無憾矣未知如何

題清州討捕營題名案已酉

昨年狐鼠之肆孽何嘗損國之毫毛祇以成就南討捕諸人撐天地之大節爾余至西原詢問遺事登挹清堂以臨公殉身之地俯仰慷慨想像公瞋目嚼齒罵賊不屈狀及覩其題名案灑浙髮豎若公之精魄依于其間也嗟乎賊能鑽剗公肌磔裂公體而不能磨滅公百世之名使繼而泣之者惕然而思齊過而

覽之者凜然而起敬而其乘夜暗劫自賀以爲得計者適足以煩春秋之書盜豈不快哉今討捕宋侯徵來間三人而代公爲舊案燹壞臨遞改修以藏之昔昭明氏之纂書也至記忠臣烈士事輒以金管寫之嗟乎安得此金管以特書公姓名示我東方綱常之不墜賴有此三字也哉

題畫帖 六則

責真山水以似畫責畫山水以似真似真貴自然似畫尚奇巧是則天之自然固爲法於人而人之奇巧亦有勝於天耶

每過山村幽勝處駐蹕踟躕羨其人如畫中人及就而叩之未嘗自以爲樂然則起畫中人而問其樂亦未必如吾之知彼之樂也

公侯家牆壁多挂山村野莊隱淪漁樵圖夫以眼觀之則樂以身處之則愁豈非惑耶殊不知天地大素功也造化大畫史也華葉以丹青之霜雪以水墨之古今世界祇是一幅活畫障子耳使有大眼孔從旁賞翫則高車駟馬短簑瘦筇其品第高下當何在也平生嶽崎獨於山水有分陟頭流賞伽伽尋三洞遊四郡俱不自期而獲今秋欲入華陽洞未果而天迺

東溪集
以此卷餉其卧游八幅幻境界未必讓一區真境界也如有曰奚論多少則當對曰奚辨真幻如何是學畫法曰雪中芭蕉如何是畫書法曰煙雲百鳥如何是觀畫法曰庖丁輪扁如何是畫如世曰壁龍橘鶴如何是世如畫曰蝸角觸蠻如何是畫與世俱幻曰煙閣功臣瀛洲學士如何是世與畫俱真曰昌黎之記眉山之贊

唐虞春景也民熙熙時雍矣重華之號符焉三代夏景也禮樂儀物大備矣秦漢唐宋秋景也肅殺肆焉其兆於白帝金刀乎胡元以後天下冬景也朔氣乘

之薙髮象葉落緇衣應水色夫天地之運貞而元化工方將槃礴羸營第二疊春景余試拭目以俟之

題唐畫帖十則

今番燕行購畫最盛大抵多贗本無足稱也此帖雖非極品且未知何人所作而猶喜其弄毫便活意格蕭然斷非模擬欺人者耳山不必匡廬而境適則佳畫不必顧陸而意會則妙當暑披覽賢於頴士木陰聊復逐幅評之

林居閬然一橋通人巋而隣者非道觀則佛宇彼尚有得於玄玄之訣寂寂之禪耶

東坡集
儻於車者摸之則醜樵於山者畫之則佳此造化所以喚醒塵俗之機歟

此幅位置整緻筆意工篤可爲一帖之冠具眼者當卞之

此有臨摹之疑而細看不然淺渚疎林風致蕭颯澄之以淡月尤宜暑日披翫

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寫之似屬奇品而筆勢恨不能融化耳

嘗尋丹丘過駕次山也曉霧漫峽樹榭空浮大似幅中景披覽如復理屐也

古木叢竹以承明月二子徘徊于其間髣髴坡翁尋張懷民夜縈之以曲谿蔽之以深嶂世間所少豈此等景耶但餉村氓野老專耳

五月江深草閣寒比暑甚時詠此句亦覺爽神况茲水晶宮耶願從冷啓敬借入畫訣也

帖中最放筆淋漓有濕意但前山面目俗爾

復題茱萸軒詩畫帖二則

嚮者平山申正甫慕悅東坡作文寫字一皆摸畫於所居室挂東坡像戴東坡冠手東坡集以對之君悅之慕中華殆近之乎但今日中華之衣冠不可爲也

東坡集
余嘗著說以爲東方風氣之開常後中華我朝文物
僅當趙宋之汴京而已推是說也向後邵子所謂閉
物之時可保獨住五六百年何則晚榮者後悴也今
君悅強鑿書畫渾沌粧就衰季門戶以牽合於今之
中華抑何心也余欲攬君悅之指而昇此帖於虞山
火聚以求懺悔于持世金輪王

題從氏家藏遺教經帖

五則庚戌

我朝書法大約三變國初學蜀 宣仁以後學韓近
來學晉規矧漸勝而骨氣耗矣今之晉體究極變態
驟見之未有不以爲逼肖中華而其實摸倣眉髮每

覽羅麗間書運筆結構精爽迥緊殆不知風氣之隔
於海外然後覺末世沾沾訾前者類皆妄見耳治道
文體之變何以異此

嘗見朴士安誌載士安筆法魯公當時學書者多慕
效之燕肆魯公帖爲之價貴然未必如今之尹尚書
之驅變一世也黃庭遺教曹娥三藏殆家藏之未知
燕肆諸帖之價翔聳如何爾

遺教經膚淺無足觀而因右軍書塗人耳目如此後
世碑碣之求佳筆亦不可少也

余家有松雪題識本蘭亭變動猶鬼神覽此然後知

右軍醒後更書不如者為非英雄欺人語而它傳刻本之斷失城內乳味也

中州人評書畫有隻眼種種當理獨於石峰移屬徐浩渴驥之評者殊不可曉

題西泠女子馮玉貞畫子題箴

天地晝明夜暗草木春夏榮秋冬悴山之陽有水石之觀其陰則否人之受氣於其間者亦然此從古女子所以用文彩顯者少也詩有李易安書有衛夫人畫有管氏其為陰陽之變亦至矣今三藝萃於一人才非不奇而正如今日夷狄之擅中華雖極文明可

憂而不可嘉也

題文徵明書帖

會州稱文太史不為人作書畫者三諸王中貴人及外夷也今其遺墨流布於海外者甚多得無乖於平生之守歟余謂率公之義今天下蓋無片土可以安公之書畫者不左衽而誦大明惟我東其庶焉公而有知當驅六丁收遍天下所珍藏而歸之而後已也

題舞雩圖 壬子

浴無非沂風無非雩潑潑洋洋仰皆鳶而俯皆魚然則吾即點點即吾又何必想像于畫圖

題十二兄命迪所藏海嶽圖屏

斷髮嶺望金剛

阿難見如來一身映徹如琉璃猶然渴仰剝落况驀見此曇無竭萬二千衆一時齊涌白銀千尺體

長安寺

每恨金剛無口不能喝廻俗駕向者虹橋之圯抑山靈之所以罰之也若曰爾為我闍胡不誰何之乎

萬瀑洞

削葛束玉以為峰碎千斛珠以為瀑是造物者自暴其無盡藏也

內山拾圖

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天地毓靈石與人恒爭其分數吾欲搥碎此萬二千金剛峰博取萬二千金剛漢矣

海山亭

瞻在前者褰裳之海忽在後者斷髮之山而欲以朱墨俗務居是間吾謂為高城守者須辦一祖墻壁心而可也

佛頂臺觀瀑

此石公記中語耳所謂雷奔海立孤峯萬仞忽焉橫曳東披西帶者為得膚得骨得趣試問諸瀑

百川橋出山

須知海上有一金剛畫中又有一金剛畫中人胸中又各有一金剛觀畫者百千萬人眼中一一各有一金剛所謂芥子須彌毛端寶刹非誑語也

三日浦

桑下三宿猶為禪門之戒况三日留連於淡粧濃抹比西子之湖耶四僊於是乎損三年道心矣

題金吾酬唱錄後

先人病棄鉛塹業於詩尤自謂昧昧孤露之後辛勤拾以為藁者僅百首今於華伯所始得金吾酬唱錄

先人詩見載者九首謹以編列藁中抑念此錄之成今三十年當時僚友已無在者如華伯先大夫年最少而墓草又三宿矣擎闋涕泗書此以歸之

題成甫兄所藏畫簇

癸丑

沙際喚渡柳下移舟此自常境耳為來却瀟灑有致如島潭舍人巖世所稱瑰巧絕特之觀往往入畫則陋以是知元美輩之欲作史紀而患無原嘗荆聶以供摸寫者大欺人語也

題鄭元伯扇畫石鍾山

為柳煥文作

赤壁二賦神矣而入畫苦無殊觀不如石鍾記之句

句奇境顧俗師陋於取舍耳此筆稍不稱境符命題不腐可喜余欲元伯快讀記文三百遍然後更下筆也

題柳汝範家藏尹孝彥扇譜帖

甲寅

我國文藝雖盛崛起強海外可耳進之中州則趙客之玳簪也文章自金農巖兄弟書畫自尹孝彥始探精奧而趨雅道然後彬彬質有其文可與中州人揖讓先後矣彼以耳食者輒言古今不相及何足道哉孝彥澹蕩多藝又得竹塢柳公澹軒李子爲鑑賞友造次揮灑爲之品題評贊宛然晉宋間事此帖特其全

昂之一齋而後之人覽之亦足以尚論其世云甲寅暮春小望書于蓮輪齋中

第一幅 余學屠龍者也觀釣鰲圖而欣然陰雲怒石皆帶任公子氣

第二幅 世謂孝彥短於山水如此幅固苞何孕徐矣

第三幅 此眉道人紙上空言耳

書畫宴嬉之勗

第四幅 筆下寫此澹蕩景色者必其胸中有此澹蕩風致

第五幅 柳陰竹欄流水在前雖不携琴余固知畫

中人之欲琴矣

第六幅 文章書畫不套為最難孝彥惟不套耳

第七幅 伯氏嘗得翎毛圖請祖考題鷓鴣一枝四字祖考嘿然別書芙蓉院落溶溶月柳絮池臺淡淡風使工畫之

第八幅 三馬騰蹕固皆有千里之勢騎馬者舉鞭掣鞚又勃勃欲活矣

第九幅 世界垢濁何煩金銀粧就或曰金銀所以為垢濁也還他垢濁本色 以泥金泥銀書

第十幅 居勝區而樂之者以心樂之耳但以吾心

納此畫中人身中便是吾居吾樂也

第十一幅 髣髴沙潭蘿月逕對之轉憶澹軒風流也

第十二幅 有性聰者無梵行而有梵相孝彥每畫老釋輒召而寫之此亦略加增減也

第十三幅 淡彩尤疎疎逼唐

第十四幅 林逋梅鶴有嫩意故不如代梅以竹耳

第十五幅 此幅稍俗是英雄欺人

第十六幅 泊船灑柳風已自清致矯首望天際遠山尤悠然

第十七幅 月下枕琴韻於彈琴

第十八幅 寫俗題而無俗筆此化腐為神爾

第十九幅 槎而可乘於海而以為危而手托之則迂矣

第二十幅 此亦望之知為孝彥筆也

第二十一幅 筆筆變化元伯恐亦不及

第二十二幅 前山固元伯爾向見元伯扇畫石鍾山又全用此泊船石法

第二十三幅 此小品放筆耳視蓮潭蒼谷雅俗自不同

第二十四幅 做海嶽即海嶽

第二十五幅 疑此非得意筆不著圖章

第二十六幅 若使支公見此馬當作元章石丈拜矣

第二十七幅 余家有恭齋脫羈馬一幅圍人抱粥桶誘焉馬蹉蹉以喙就之神駿如生

題黃孤山墨蹟

欲學古人書但疑神默會其用筆法用筆之法一致而百慮悟於此便可奪胎換骨不須臨帖也松雪謂用筆千古不易乃半偈語爾雨中對薔薇花展載五

所藏孤山墨蹟題

題得而載所藏挹翠軒集寫本後三則

余謂欲藏翠軒集者當以剡溪藤紙倩安平聽松書
歸之以金玉之寶薰之以蘭桂之香斯爲稱之矣今
劣紙陋粧遍索俗腕沈汚不亦屈殺翠軒集乎雖然
翠軒之詩所以高世者以其天真爛漫不受拘束也
得而病廢徵逐平生親故無以數相接焉則思以筆
翰手蹟代其面目而此詩又其所甚喜也故聊以成
之耳初非屑屑於字畫之妙裝池之工以爲重此其
意真法活深有合於詩之本色翠軒而有知當俯視

撫掌謂得發揮三昧矣

后溪叔父以翠軒集下酒杯落卷盡沾汚有詩曰翠
翁一卷詩十首九言酒尚有醉魂不使吾杯落手余
讀之捧腹仍續和曰詩是翠翁身詩存翁不死平生
酒中趣詩醉卽身醉

挹翠詩豪宕逸發如駿馬橫馳不可施以羈縻而呼
吸太促步趨太迅決非遠到氣象取容齋詩並觀自
別後生輩故當置之几案知有此天下奇才而已不
可慕而法之也

題尹敬伯畫扇爲俞君弼作

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
陽明襟懷灑落氣象曠豁此詩自其公案非遇此境
界而後始有此詩也卽坐於壘煙峒瘴劔戟鉦鼓之
中胸中之海無時不靜胸中之月無時不明翩翩飛
錫無日不下於天風大地黃金長河酥酪無儒無佛
終當許此老高著脚矣

題畫

人恨畫之水不流風不吹木葉不凋吾爲畫訟有能
有水而使之不流有風而使之不吹有葉而使之不
凋乎此造化之所不能而畫能之笛人日日弄笛而

無成虧此又昭文氏之所不及也

題鄭美仲

夏滌胸錄丙辰

昨遇敬大言其舅金尊甫稱江陵山水之美謂居其
地者幸無知峽岷耳若有眼目者恐不能一二年享
矣余聞之爲拊掌余病不能遊山水幸而遊輒有憂
危以相當尊甫顧但知居之者未易享而未知一賞
之亦未易消受也嚮者美仲之往鶴城也謂欲因之
作海山遊余笑曰一年之中擢上第辦壯遊得無有
過福之災乎今索其遊記而讀之信乎遊之壯也記
凡三十一篇而海東之名勝殆盡矣一年之中擢上

第辨壯遊而其身固晏然而無後災或曰其上第乃所以折殺清福或曰其記核而文山水之靈所宜私余未知其孰是

題鄭元伯浙江觀潮圖

天下之理無所不有而凡受氣於陰陽者皆當有感應之妙世知錢鏐之射潮而不信魯戈之揮日秦鞭之驅石此殆牛羊隅見也浙江怒濤秦皇帝之所畏而避而鏐也乃能射退之想潮神亦老億爾天地間事有不宜一時並說者胥神化濤錢王射潮是也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

枚乘觀濤之發不能已楚太子之病不如此畫一幅使余幽憂之疾乍展而已霍然未知所謂白波吹粉壁一洗殘暑者與此何如耳

題畫 六則

古石脩竹相對忘言足矣於是而爲文墨役不亦勞乎或曰如此則置陶令白傳於何地俯聽幽泉仰見明月挾鳴琴而枕酒壺是翁太專清福不爲後計矣

目得乎瀑則手失乎琴手得乎琴則目失乎瀑所以抱琴而瞪然彼殊不知琴瀑非二手目是一

東坡集
溪聲送步柳風薰人駐節橋上顧語琴僕似欲於此一撫之

笠簑足以備雨筐中魚足以供夕炊何拋此滿江風景而芒芒歸也

空江清夜倚船而彈琵琶潛龍爲我度曲明月爲我賞音知畫工作此十指皆舞矣

題彭祖觀井圖

俞君彥復將遊楓嶽倩尹敬伯就其扇作觀井圖以存戒

遊山而持彭祖觀井圖何異適越而資章甫余謂但

能無心則伯昏瞖人足二分垂在外亦不墜不然雖覆輪于井繫身以木將目眩神懾而不自持矣有難者曰果無心又奚取於遊山余曰又奚取於不遊山

題李麟祥扇畫南德哉

有黃大卿景題語後

丙辰清和病餘德哉大卿適至因各題之元靈此畫故非無意而作而大卿於文尤不能無意乃其言云是英雄欺人爾德哉題語甚知我若使德哉爲顧長康必置我於一丘一壑

題白下書帖

六則

覽白下帖如入織坊閱文錦色色新巧

我朝名筆當推三大家安平精神超詣石峰氣力雄
渾白下故當以法與變態敵爾
詩有挹翠蘇齋三淵文有簡易谿谷農巖三藝俱成
昂足殆亦有符於東方木三數歟
白下深於法矣而專取裁於宋明彼文欲漢而詩欲
唐者多見其不自量也
每見華人筆纖長而右實百家一律尹筆短闊而左
羸此其不合處爾
華人善蹟結構緊而筆勢便活如煙霏雲曳白下書
雖佳並覽之猶似隔塵當是風氣之限耳

題家藏周易

周易題籤我先君筆也末二卷見失每借人足讀歲
丙辰始印補成完書小子龜不揆僭猥續題之嗚呼
悲哉先君夙詣筆傳家法十四入院園書試幅觀者
堵立嘖嘖外祖觀察公亦就觀親爲拊背墓表所謂
其長齊試幅而書字妙一場是也祖考孝憲公常歎
某筆才勝我惜其中廢云善於行草得草訣之意晚
年幹蠱疾痼而應酬繁其於赫蹠漫牘亦皆謹嚴不
放嘗言爲禁府郎執筆書啓草晚靜相爲判府笑曰
此非判行法帖何苦致精如是蓋戲之也筆翰一藝

於先君非有增損而亦不可不令後生知之故牽連
謹識卷凡十四今合末二卷爲一凡十三

題宜鎮所藏申夫人畫帖

丁巳

丁巳孟夏得宜鎮所藏栗谷先生母夫人申氏畫花
草八幅肅容盥手以覽嗚呼此其爲申夫人畫無疑
也筆意幽妍而超朗幽妍者所以爲婦人超朗者所
以爲栗谷先生之母也况其出自金延興家寢屏延
興與栗谷并世必不以贗本爲珍藏也
此畫體態自然近唐設色尤不可辨是豈鑿鑿於畫
法哉亦其天才高爾

牛栗並跼儒林而聽松書申夫人畫又皆名世絕藝
亦一奇也

題槎川李公

兼

醉集唱酬詩後

余未拜槎川公而誦其詩三十年矣竊私以爲公與
我家后溪叔父俱可以詩卜其壽今叔父七十五歲
槎川公六十七歲精神俱旺壯筆力橫放無老人衰
憊態其進而登於期頤也無疑矣此非余之幸而臆
中其理有當然顧難與不知者言也

青臬子之說巧矣然以佛讚公未若以僊祝公呂純
陽亦以四月上弦降耳余平生慕坡翁爲文坡翁生

於十二月十九日而余生於二十九日嘗自戲謂畢
竟所就當與坡翁隔十日而論矣若公之僊緣分數
視純陽殆亦上下弦之間縱未能白日飛昇爲地上
僊則優矣

題扇復求尹懔畫

連峰數千里脩竹帶平林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
人

此故人金遠卿賦以相贈而向蒙君悅寫惠者惜乎
已爲灌江神攝去其扇今欲又得一本編之扇譜桓
子野旣肯踞床必不靳更作一弄矣聞莫軒帖歸於

他人書畫固無常主而所恨爲他人勤苦作嫁衣裳
爾龜頓首君悅足下

東谿集卷之六

Blank manuscript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